

酷吏

大宛

游俠

僇事

潛誓

日者

龜策

僇殖

太史公自叙傳



史記

二十一



下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楚 鍾惺 批評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魯天下之綱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

滋養學堂
學校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引此二句為酷吏

其備前清漢之職也。管天不之職嘗審矣。然茲
冬。言太史公曰。計茲。是言也。志令。昔帝之具而
以。言。謂。不。夫。謂。其。以。無。謂。者。今。遂。竟。盜。規
以。盡。齊。之。以。無。休。耳。且。其。言。上。不。謂。其
其。子。曰。舉。之。以。死。齊。之。以。則。其。言。無。其。善。之

漢史綱目卷六十二

史 論 對 此 言

史 論 卷 六 十 二 十 一

邳都者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
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野雉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
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
還。雉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邳都
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
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

守畏都如太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此四字○地○其○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

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

釋感道有罪
語成與味同
應寧受其所
終不失一
結識精神亦不
可及

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鄧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鄧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鄧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鄧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

手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貸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

俱爲忤。司馬安之文憲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滎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

吏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禹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

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遂使書獄。父歿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

史記

遷禹之醜禹傳
世引其端而於
湯德黜之隨略
有懷聖禹而
湯諸寄寫異不
禹湯

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
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
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
為史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
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凡
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

史記編摩湯
跡作用錄心察
彰美幽亦全已
無遺情亦文中
免史

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
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
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獄疑事必豫先為上
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揚
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
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
抵於此非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傳
大業堂

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
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
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
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
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
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
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

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
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
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
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
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
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

補得無端地

湯作酷吏文學
財貨征伐上意
所近事事逢迎
不獨法令而已

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
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

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幣。止。功。又。鑿。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

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豈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

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始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

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常按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歿，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

三長史突然
分解復詳至有
條力不礙正文

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
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
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
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大中大夫用
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
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怨望及湯爲
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

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
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
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
訕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
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
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
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
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
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

不謝又詳驚懼
照極矣竟以陳
許懷而欺誅快
哉

湯死始於滅宣
成於禹其所
九事者也天道
巧甚

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
曰固宜有滅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
詐面欺使使入董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
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
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
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
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
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無他業鄧都曰公廉趙禹曰廉臨張湯家產不
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

膽者也廉則自信望深死才足以濟其
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此弟諸

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

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表○湯○之○廉○妙○有棺無槨天子聞之

曰非此毋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此母者為其子報仇也

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

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

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此表吏務

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傳

七

大史記

酷吏中品稍平
蓋以壽終天道
哉

治酷於禹。禹以老徒為蕪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豕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

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

敢行少蘊藉。少蘊藉三字頗難解而甚有妙義。傳首網漏。各舟而史治蒸蒸勢語。

可想出蘊藉二字之義。字宙元氣與國家和平之福。隱隱在內。縣無逆事。舉為

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

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

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

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

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

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

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

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凡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社後社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成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

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噉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此劫是以此爲亂。民部吏捕其可爲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歿。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
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
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
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
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
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
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
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

此○等○外○用○可○

以○用○兵○然○非○能○之○氣○擊○而○不○散○所○當○自○多○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
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
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
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
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劾郡國梨來，會春，溫舒
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
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

史記 卷之百一十五 酷吏傳

以此傳只當一
通文而稱王溫
記楊僕事落之
妙人不能知

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河內則楊皆麻茂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
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
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
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猾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

不辯四字
得此語更精神
所謂一之至也
心謂二字從此
皆以誠生明

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
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
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
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
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
居廷懔懔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
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
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

牧司姦盜賊温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

府徙爲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死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温舒等以惡爲

此一段寫酷吏
結局於驗極其
詳至原委，然
是太史胸中筆
下透處

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
言世大酷吏不十身矣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
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
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
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郡盜以百數鹵掠鄉里
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
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
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
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
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
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
即今語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
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
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傳 七 大康堂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

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夫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滅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

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于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

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廷史不可少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于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鄧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

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
湯死後網密多誅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
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
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方
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
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
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璞鏹項天水駱璧推減
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
閭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
老子法命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
上以爲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
其用至問漢之所得於酷吏者則曰姦僞
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
侵漁也取爲小治姦益不勝也吏民輕犯
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
官事寢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

曰侯封之禽也。鼂錯之東市也。邳都之斬也。周陽由之弃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弃市也。王温舒之五族也。滅官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為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為之悚然矣。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三

楚鍾惺批評

大宛列傳六十三

井然如目見口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

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其

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

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

敘諸國情形變化首尾
腹曲折無端而脈絡

只是胸中極透

嘉題編

大宛傳

大宛堂

邑氏故胡奴其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其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

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支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歟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在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功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約○此○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非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

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兩漢道焉。○未○句○應○道○史○匈○奴○中○一○句○無○謂○而○有○情○

烏孫在大宛東，非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其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隣國，國小，南羈事

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

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草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

甚多、徃徃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
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
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
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徃徃城邑置小
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
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

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神○塞○曰臣在
大夏時見、字寫出案印竹杖、獨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

曰、吾賈人徃市之、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
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
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
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
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非則爲匈奴所得、從
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
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弱
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

揣摩維主妄思
虛願如見故一
切鑿空之上得
以其說取之羈
牽無已皆從此
出

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驪，出冉，出徙，出邛，燮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南方閉，嵩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

騫膽智為千古
漢使第一人驅
之戰其材矣
然因戰失侯乃
有通焉絲一段
使節絕處逢生
此輩功名之路
皆可以一端盡
取

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傳
大宛堂

○此語得之情

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
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
於野烏噉肉飛其上狼狽乳之單于怪以爲神
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
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政
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歿昆莫乃率其
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
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縻之不大攻今單于新
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

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
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
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
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
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
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
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
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

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太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

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轄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

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資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歿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

八好馬史記一
項承前大宛多
西馬來

於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大者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諸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相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囚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毋問所從來爲具餼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通

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治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于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

七死傳

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小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

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

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
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
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
富厚焉於是大設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
穀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
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
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

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信則

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

得食不市奇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

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

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

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

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

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宮蓋種蒲陶苜蓿極望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類異言然大同俗相

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
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
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
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旣
多其少從率多盡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
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旣好宛馬聞之其
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
鹽澤水中數敗出其其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

又且往往而絕色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馮董
來而常乏食歾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
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
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
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
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
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
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
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杪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

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徃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徃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死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索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枹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枹尉備破

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圍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夫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

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
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母寡，持其頭遣
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
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
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
計之，何從？是時康居侯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
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
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
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

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
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
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
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
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
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
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非道，校尉王
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
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

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齊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

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歿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

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
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
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結其
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
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
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
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
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
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

漢屯田能給使
外國者後世不
能給軍食何也

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
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
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
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覩
本紀所謂崑崙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述之
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

下筆自不紀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爲其所留亡入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嬰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爲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篇中却時用匈奴月氏經緯照映

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見於言外事變旣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六十四

楚鍾惺批評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歿而已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林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

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跣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

爲游俠昭雪得
明白正見自己
推許不苟耳此
文人自愛其節
也

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車，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

條侯此語不獨
愛上執勝一片
謀國識慮深幸
劇孟之不爲吳
子楚有也

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
關以東，莫不延頸頽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
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
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
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
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
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歿，
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歿，家無餘十金之

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
南關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
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
紛紛後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
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
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
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

殺解姊子者不在強使之時而在負解之勢一語其人亦俠少也故解不直其姊而殺之不然太不情矣

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不。可。見。俠。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驢。蹠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

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吏時。脫之。券至。踐吏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

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此○大○子○問○人○所○爲○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

夢語聽察然
刑軍重解爲
之言未可知也
刑禍亦在此

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下。置其毋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史遂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

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史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大原

○二○字○深○文

○亦○自○

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遠遜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六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
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列幸者多
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
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
上臥起公卿皆因鬪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鷄鷄貝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

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擢船為黃頭郎，孝文帝

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

見其衣，繫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

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

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

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

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

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

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

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

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嚼吮之，

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

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嚼癰，嚼癰

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嚼吮之，心慙，由

管論鄧通所以

取寵於文帝錯

錢帝所以寵通

也然景帝之怒

藏于惜靡而發

于鑄錢則二事

即餓死之恨倚

伏之間豈有定

哉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着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媽與上

依幸至柔媚也
乃以習兵中好
兵之主李延年
至為樂府登殿
郊廟禮樂征伐
小人用為謹身
媚主之資則亦
何所不至哉

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嘗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騾，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人宿衛。」比韓媽太后由此，嫌媽。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依幸列傳
三

使賜媼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媼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茲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素埒如韓媼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

大略用

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兄

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

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

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

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
佞幸列傳
四
大來堂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滑稽列傳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

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

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

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

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

史記 滑稽列傳

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

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妙在無理
并有至理從惟
馮無量中悟出
直是涉世觀變
胸中極闊妙借
此酒一步發之
以此可止不須
分疏而後數段
妙情妙事妙文
點意而添字字
入微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
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
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
親有嚴客髡奉觴鞠脰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
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
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
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日昃不禁
前有墮耳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
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
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
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
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
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
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
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滑稽列傳

帝王葬馬先有
一段於市終
人滑稽

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
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
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
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
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
大夫禮葬之、此此一語便可知其非王之所問、錄其大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
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榿楓豫章為題、
湊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上、齊趙陪位於前、韓
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

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此一語亦必道明

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
以隴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

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

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

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

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

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孟孟善言古義使
馬於友者也、其
於叔敖不在振
兵子之仁而在
衣其何是之功
也、其善于身後
其欲與千古之
流聲淚不殊知
又哉叔敖也

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
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
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
三日後。優孟復來。上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
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
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
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
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

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昧枉。
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
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
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
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
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
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俳。僇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
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

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陞楯者皆曰幸甚優旃
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陞楯郎郎曰諾優旃曰
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
皇使陞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
其中此語○出○陳○浩○在○前○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
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

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
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
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
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陞楯得
以半更豈不亦偉哉前三段各二句合得無謂
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
稽精神見於語言眉宇之間只
在一序一贊着意便失之矣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附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闕

史記

龜策列傳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闕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六十九

楚 鍾惺 批評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
民久矣雖尸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
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
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
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
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徃徃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
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
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
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
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
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
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
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
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未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
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
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
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
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
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用

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
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
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
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暗應素封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
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
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

早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
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
不減三十則農未俱利平糶齊物開市不乏治
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買
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
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

職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

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
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

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

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贛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鹽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

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

此句可○用○才○氏○謂○之○文○紀○川○云○亦○如○此○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貨殖大本領借
此段議論發透
讀此便知貨殖
非鄙事貨殖之
人非庸人

史記
貨殖列傳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
者埒富烏氏僂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問獻
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
牛秦始皇帝令僂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
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
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僂
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池山澤之禁

若他叙地理物
產風俗胸中明
辨筆下錯綜處

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並得
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
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
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
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
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
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
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
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

此○說○可○詳○矣

史記

貨殖列傳

大業堂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
薑、丹沙、石銅、鐵、竹、漆之器。南御滇、黔、僂、僂、僂。西近
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
褒斜、緄、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
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
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隘，唯京師要其
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
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
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甘事，楊
平陽、陳西、賈秦翟，非賈種代，種代石井也。地邊
胡數被寇，人民矜慎，愷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
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
其民羯羸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
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
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非賈趙中
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

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伉慨起
則相隨推剗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多美物爲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跼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
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
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
節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
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

鄰烏桓夫餘東結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
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
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
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
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
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
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

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漢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

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閭虛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譎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假稻

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

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歲偷生，無積聚而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

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

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

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

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諸近之謀，却日月之會，下地。

俗人謂太史公
蓋貧賤止為此
段不知其看破
人情世故亦自
是不可易之理
聊從筆墨游戲
中寫出豈漫然
無故為此發憤
之談耶

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間
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
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揄長袂躡利屐日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
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
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

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
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矣負也醫方諸食技術
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
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
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糧居
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
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
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

便○原

一○字○

此○一○語○

此段敘物產名
數偶然弄筆耳
其佳處不在此
且一篇大文字
著此不妨若專
以此為文豈不
難且拘耶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
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
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
羊澤中，千足，羶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非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
魯千畝桑麻，涓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
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非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
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
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關智，既饒爭時，此其大
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貨殖列傳

誠得廉恥蕩然
無復血性然從
商君变法治秦
令民儉力本業
專以貧富為貴
設法令所擊
俗困之久而不
知耳

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塊。醬千
甌。屠牛羊。盡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豪千車。船長
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
木器梟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庖。茜千
石。馬蹄躅千牛。千足羊。毳千雙。僮手指千筋角。
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
革千石。漆千斗。藁麴鹽豉千答。鮫紫千斤。鮓千

賢人二字妙見
前非庸人所能
玩伴也

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
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官金錢千貫。
節。駟會。貧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什千乘之家。
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五財也。請略
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
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
卓氏見虜略。獨大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
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處茂萌。唯卓氏曰。此地

史記
貨殖列傳
大來堂

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

實之通多端

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卽有取費，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祭黯，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遂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

刀氏排縱不凡
公用衆之才所
謂擇人而任時
亦其一端也

卓氏舍近處末
末遷任氏舍金
玉窖倉粟其并
取權略正相同
案傑膽識遠出
平情之外然任
氏尤奇其道其
可以治國是
謂貴五穀而賤
金玉全在此種

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
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
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
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
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
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
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

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

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
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

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

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
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三月吳楚平一歲之

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
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畜田蘭韋家粟氏安陵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貨殖列傳第五十五

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
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權埋去就與時俯仰
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
持之變化有慨故是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
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
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齋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
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腊

○四○法○之○權○之○文○之○聖○之○賢○之○業○之○作○之○用○之○治○之○國

辱處也而雍魚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洒削薄技也而鄧氏鼎食胃肺簡微耳濁氏連
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
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
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
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結得澹而妙
妙在不了

貨殖之說助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
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
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
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
者也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
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以議

貨殖列傳

論作用發之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
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
而以卓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
以經國不試於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
寫其智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
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
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
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
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
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
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
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
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
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
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厚委乃
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
於此何其以細人之
腹渡君子之心也

楚 鍾離 評閱

史記卷第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七十

昔在顛頊命商正重以時天非正黎以司地
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獲典之
黎氏世承天運其
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惠襄之間司馬氏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九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五

太史公自序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

史記卷第一百三十

楚 鍾惺 評閱

太史公自序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

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兵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聶玄孫印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代楚印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

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

分序處頂禮屋

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
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
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
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賄足萬
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
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
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

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
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
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
逆之者不死則凶。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
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
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儻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自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飲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

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自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

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
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
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
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
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
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

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
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牛籠
門。耕牧河山。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
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陋九疑。浮於沅湘。止涉
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尼困鄆。蒞彭城。過梁楚。歸於吳。於是遷往爲郎中。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瑯琊。筭昆明。還報命。是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
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

觀太史公執事
手而泣遷俯首
流涕千古而下
九十餘萬言字
字聲聲止
平之孝親作傍
於孔子春秋著
書者何等原委
而但以文字禮
之耶

河洛之間太史公執事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當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
世中衰絕於下中汝復爲太史別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靈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
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
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
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
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
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誦史記室金匱之書
五年而當太初九年十一月辛子朔旦冬至天
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氣

太史公曰先人不言。曰。吾公等。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經。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貴。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發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春秋。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歸。其。吐。餒。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淺。之。寡。隆。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

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若。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君。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勸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卜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益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

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

讀小序一切凡
例目錄俱可廢
亦有時片語居
要亦有絕不照

謂而可作
類補者其卷止
之妙全在及半
而止

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
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
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
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此句下不添
一字便接可

文脈絡之妙
人不能知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
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

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
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幸湛洵諸侯不享作殷本紀

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
昏亂既喪鄧錡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

第四

史記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鍊，雖偃干革，尊號稱帝，於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

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

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

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

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迺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

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

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

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

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

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

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

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

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

八年之間天下三壘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

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

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

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

其昭穆或殺身殉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

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

史記

卷一百一

自序

大業

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典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此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翹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軍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典，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賜夷，信詔親越。

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

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

解凶，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指○重○管○子○有○罪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

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

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

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

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其棠之詩。作燕世家第

四。

此○語○卷○管○蔡○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

鮮放度。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屬以宗彊。嘉仲悔

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

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

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

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

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

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

○死○我○後○○不○能○長○

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
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亾嘉微子問太
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
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
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般之季世彌子牒之周用
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救鄭伯
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謏信讒楚并

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宿南海文身斷髮龜鱗與處既守
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川種蠶嘉句踐夷
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
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
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騤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

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圍、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魯、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旣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亾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

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德詞風刺椒房
浪蕪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亾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臯之臺。薄氏始基。紉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伯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

激。呂乃王瑯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榮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

○二○語○尊○中○所○未○

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

不董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於能作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

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

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

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為扞伯愛矜功幾獲

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

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

于○古○制○語○制○機

奔義○更○也○于○扶○義

北○語○更○漢○功○巨○之○不○終○也○微○甚

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公○孫○弘○亦○有○此○語作管

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

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此○言○人

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

觀此兵世言

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負奔吳作伍

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

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

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起秦之詞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
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樛里其茂之策作樛里其
茂列傳第十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
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

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打楚魏作孟嘗君列

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
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爲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
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疆秦推賢讓位二子
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疆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一○語○可○為○人○臣○和○車用徇其君俱重於諸

侯○之○物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潞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

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

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以○雜○應○二○字離騷有之作屈原賈

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

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

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

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
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

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

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

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

信之才

盡此一類

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

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

餉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二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

也○子羽○得○有○開○日

彭城作田儵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

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

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

作傅靳黈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太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

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

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

作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

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

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
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漣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
間。作吳王漣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
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
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

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

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廢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

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徃徃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
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
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
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
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
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
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

